

■名家茶座

为 7 龄童增设公交站点的昭示

近日，在湖南常德武陵区东江街道青年路，新增设了一块公交临时站牌，这个新的公交站点，是为了一个 7 岁小男孩设的。据说这是常德市首次为个人增设公交站点。此新闻事件不仅是该市首次，在全国恐怕也不多见。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缘由，让一路公交为了一个人停靠？作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闻，引发各方关注热议和玩味思忖一点也不奇怪。

为 7 龄童增设公交站点事出有因。男孩轩轩从小无父母在身边，由外婆独自抚养。由于外婆身体原因不能每天接送，以前他上学需独步 400 多米且要穿过马路，才能到达最近公交站点，往返困难风险可想而知。此困境被

该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筛查发现，故特事特办向公交公司提出增设临时停靠点申请。据当地社会救助事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那次到小朋友家的时候，刚好下雨，我们就去公交站点上接他，看到他一个小小的个子，从车上下来后顶着个书包，当时那个情形我很难忘，这段四五百米的路，可能大人就还好，走起来没什么，但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每天一个人走回去，上学下学天天都这样，风吹日晒，还是有很大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回去之后，针对这件事做了一个交办，经过研究最终决定，向公交公司提出申请，看能否增设一个临时的停靠点。”

就事论事看，作为“为民办

实事”创举，为 7 龄童在家门口增设临时公共站点，不仅“远水解了近渴”，让困难儿童上学往返更加快捷方便安全，而且也方便了周边群众出行，可谓一举多得。作如是观，无论发起实事动议的社会救助事务中心，抑或促成实事落地的公交公司，都展现出了情为民所系的主动担当和利为民所谋的积极作为。

公交站点性属公共产品，设立供给均有其固有规则惯例，并非什么人都可以任性设立，更非什么地方都可以随意设立。然而，规则惯例由人制定并为人服务，并非“祖宗之法不可变”；相反，在遵循科学规范程序的前提下，实事求是能利用规则抑或改变惯例，正是为了发挥规则

效用最大化，为公众提供更好福祉更多增值。公交公司经事先实地查勘，发现男孩家附近乘客较多，符合设立临时停靠点条件，遂打破惯例释放“红利”惠及更多乘客，规则效用和社会口碑自然“水涨船高”。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公共部门追求目标，又是其存在理由。制定规则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人为本，当既定规则与基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正当人本需求产生齟齬时，要改变的是既定规则，而不是正当人本需求。目下，民众中诸如 7 龄童出行困境之类堵点、痛点、难点很多，都仰仗相关部门拿出为 7 龄童增设公交站点一样的善治智慧和人本情怀。这既是本例留给公共部门的普适昭示，又是社会公众的殷殷期待。

□陈庆贵

■灯下漫笔

读林则徐《传牌稿》有感

□沈栖

我国封建社会到了清代，虽说还有类似“康乾之治”的“回光返照”，但它已呈现“强弩之末”的颓势则是不争的事实。那个年代，贪墨公行，腐败丛生，官场“上下相蒙”“礼法徒设”，一派“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惨象。当然，“众醉独醒”者还是有的，乾隆元年（1736 年），左都御史孙嘉淦在清高宗弘历登基之初，便上《三习一弊疏》，获乾隆“嘉纳，宣示”。

被史誉为“大清第一名疏”简而言之，即：“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由是必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这一进谏箴言，显然是针对官场潜滋疯长的陋习、陋规有感而发的。清代官场的迎送之风盛行，所昭乃是“喜谀”“喜柔”“喜从”“喜小人”之“三习一弊”。一部《清史稿》和散见民间的稗史笔记多有记载，不说也罢。

在要下说的是，当年林则徐以自己的清廉行为“回应”了《三习一弊疏》。

史载：清道光十八年（1838 年），广东海口因输入鸦片而发生一场中英冲突。也许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曾力主禁烟有成效且有经验，道光皇帝便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处置“海口事件”。倘按惯例，像林则徐这样的皇帝使者离京南下，旌旗浩荡，众员拥护是自不待言的，可是，林则徐则不然，他“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并跟丁六名，厨丁小夫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如此简便，没带陪同的副官、警卫、秘书，并且“无前站发站之人”，即没有“打前站”的。何以“打前站”？无非是事先告诉路经的地方长官，届时首长莅临摆排场迎接，并预先安排好视察的路线图，精明的地方长官还会暗中探询首长的习惯爱好（诸如大马车色、古玩名画等），以待投其所好。——可林则徐不信这一套！

对腐败官场深恶痛绝的林

则徐离京出发前夕，特意草拟了一份《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申明：“仰沿途经过各州县、驿站官吏准此”。此《传牌稿》由离京后的第一站——良乡传至海口，无一例外，站站“准此”办理，完成公差“乃缴”。那么，这一“传牌”中，林则徐作了哪些规定呢？一是明确告示：所经之处不必迎迓。“传牌”列出“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亦皆随地自雇夫船”；二是严禁大吃大喝。“传牌”云：“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等靡费”，并坦诚地说：“此非客气，切勿故违”！三是不许随从者“拉虎皮作大旗”，向地方索要卡拿。“传牌”明令：“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稟；私送者，定行特参”（“特参”即特别参劾罢官免职）；四是严肃礼法，不搞“下不为例”。林则徐在“传牌”结尾处用了掷地有声的 9 个字：“言出法随，各凛遵勿违！”——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南下两个月期间，沿途确实严格按照《传牌稿》的一系列规定，没有官员迎送的场面，没有大摆宴席的奢靡，没有一个“需索者”，也没有一个“私送者”，整个行程不扰民，相反，林则徐还深入民间，搞了大量民情吏情的调查研究。

“借古讽今”似不妥，“鉴古知今”尚可宜。我党在反腐倡廉过程中，痛斥某些官员视察时又是“夹道迎送”，又是“山珍海味”，甚或“封路”扰民，地方官员陪游、陪戏、陪玩更是司空见惯，至于开销，全然地方“填赔”。如此这般，“三公”消费岂不年年高攀？如今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狠煞“四风”，情形大有改观。想想也是，我党的先进性决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理念和道德操守远高于像林则徐这样的封建大臣。这是毫无疑问的。



马约尔广场

林波 摄

■私人相册

失 踪

□陆萍

今天在 224 公交车上。一个满头是汗的老人，心急火燎地向司机打听着什么。

我听明白了。老人今年 80 岁，老伴也 80 岁，但她患老年痴呆症，早上吵着要去公园，就陪着去了。回来时到公园门口，老头对老太说，等我一会儿，我去“小小便”。不料出来便不见了老太的人影。于是老先生飞步出门，正好 224 路公交匆匆从他面前开过，暮见老伴的脸在车窗内一闪而过……于是，他急匆匆赶到车站，上了我们同乘的 224 路。

我对老先生说：“你别急，乘到终点站时，再找一找。”老先生说：“到终点站要一个多小时呢，等我到了，她又跑了呢……再讲，她半途下车，怎么办？”

我说，跑不到哪里去的，如果终点站真没有的话，你再请调度室同志帮忙，用微信告诉所有 224 公交车的司机，让每个司机都在自己开的 224 车厢里帮你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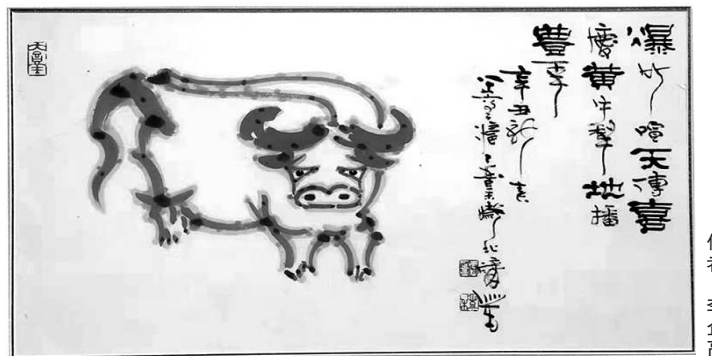
老先生一把擦去白发上滴下的汗水，又说：“如果老大不坐 224 路了，怎么办？”老先生的思维总是爱偏离幸运一端。我知道恰恰是在那一端里，藏匿着他的深情厚爱。

我说：“那也不要紧，你就马上报个警。现在是网格化管理，网一张开就不得了，这网跟鱼网是一样的，

网住了，你说鱼逃得掉吗！警方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老伴的。”

老先生讲：“那我也心不定的，我总要出去找的。”我看老先生还是胸部起伏，手足无措，在位子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样子，嘴角还泛着白沫星子。我讲：“老先生别急，你先坐下来再讲。”我一边硬拉着他坐下来，一边又对他道：“你千万不要靠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寻找，你力量太小，再讲你也 80 岁了，你没事，你老太回来才有希望。”

这一句倒是起了作用。他声音明显松了下来，一屁股坐实了身子，把手绢放进口袋说：“好的，好的。”老先生感激地抬眼看着我，满怀着希望。仿佛我的话里，有他老太失联的踪迹。



作者 李企高

■法官手记

年轻人婚姻观

□李悦歌

年轻人在婚姻中追求男女地位平等。思想上，如今的年轻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不断强调男女平等的理念，故而，他们步入婚后也少有“男人是家里唯一顶梁柱”的想法。行动上，双职工家庭的激增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婚后女性也拥有了在外打拼事业的自由。同时，据调查，九零后男性对全职爸爸的接受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男人工作，女人居家”的禁锢，而是平等地尊重双方在职场的机遇，不会因为性别差异就迫使女性放弃工作前途。

年轻人在婚姻中勇于表达情绪。上一辈父母推崇隐忍的婚姻之道，以为忍一时便可风平浪静，殊不知情绪的积压只会让婚姻的枷锁更加沉重。例如明星夫妻综艺《幸福三重奏》当中，于谦、白明慧夫妇是婚龄最长的夫妻，却也是沟通最少的一对。在节目中，有一幕很让人心疼：白明慧原先准备好和于谦外出挖竹子，全都收拾妥当了，没想到于谦叫上别人就走，丝毫没顾得上妻子。在于谦享受快乐时光里，白明慧在家里走来走去，一盆花挪来挪去，不停张望于谦回来的方向。和于谦夫妇形成鲜明对比的年轻人夫妻，郎朗和吉娜，他们在面对矛盾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吉娜如果对她的丈夫郎朗有任何不满，她都会直截了当地告诉郎朗。直白的表达不仅没有造成吉娜和郎朗的争吵，反而让郎朗及时发现自己做错了事情，拥有了解释并道歉的机会。爱情太理想，婚姻太琐碎。唯有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让伴侣了解，一起携手解决，才能避免柴米油盐的烦心事让婚姻支离破碎。

年轻人愿意在婚姻中接纳新的生活方式。例如，以往每年春节回谁家过年都会引发社会热议，而今年年轻人新的生活方式给这个难题带来了解决方案。网红 papi 酱在节目中曾透露，自己和丈夫结婚五年来过年各回各家，双方父母都没见过面。她说：“对于他们家来说，他们的儿子是最重要的，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的女儿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解决方式得到了年轻人的认可与推崇。理解彼此，相互扶持，却又没有为了对方委曲求全，放弃自我。

我说：“这样，你自己先去吃个早餐，不要急晕了，再出什么事，那可就没有人管你老伴了。你自己要放下心，不会出什么事体的。”

“她不识字的，也不知哪站下车，身上也没有一点钱……”

我说“不要紧的！在上海怕什么？你丢的不是一个小孩，小孩倒是恐怕有人要拐骗，你的老太不会有人要，恐怕全世界也就你一个人要……”

“是的，是的，也就我一个人要。”这时，满车人都有点释怀，笑了起来。有人道：“那就好了啊！老先生！”这时，老先生自己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想这就是人的一辈子，感情重重，重几何。